



審齋瑣綴錄卷之五

國朝典故六十六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

題為纂脩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

孫繼宗等題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

彬一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臣將事蹟錄寫欲送該

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

請

旨

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回寨伏刺所
虜十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岡地上坐衆達子圍着是臣遠觀認的
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
你會寫字不會臣說會寫字就令在左右隨侍答應本

日奉

聖旨討珍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龍金二百兩銀四百兩賞
也先着臣寫書與千戶梁貴回京奏討十七日隨到宣

府西城角答話城上放短鎗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楊洪范廣朱謙羅亨信着開門接我城上去城上
人回說今日晚不敢開門這城池軍馬是

爺爺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裏星月上時隨

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雷雨就陣上
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驃馬兩止

上令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衆累謀欲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前叩頭致敬十

八日

聖旨差喜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早也先令伯顏帖木
得知院來 進熟肉舖蓋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坡

上

聖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裏有總兵官劉安都
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事審問來歷是晚說
差人出來答話二十一日早過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到城下跪
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為照我原籍是江西人
這裏委的是

皇帝在土木時軍馬盡被也先殺散了下吊橋放我進去
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沈固霍瑄衆官計議良久留臣在
城劉安出城見

上慟哭

上問城裏有會說的通事着一人出來劉安說有通事指
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劉安入城方遣臣出臣見
上又令臣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許與大同王

對親如今不與他我若出去他定殺了我臣扯住繫要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劉安又言我在

上前說過了你便去遂同李指揮出見

上得知院等言說我大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

皇帝一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知院等到

城下令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官員出城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令臣取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又索衆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衆達子二十二日臣傳奉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英內官郭敬的家財及三人的蟒龍衣服酒器盡都拿來賞與也先城內衆指揮千百戶輾衣服絲段來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擺筵席管待他至晚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楊總旗來與臣說今夜有五箇夜不收來密請

爺爺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門入城去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天若萬一不慮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我每到猫兒庄外會議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盡頭指揮盛廣等送至銀三千兩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綵段羊酒蜜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箇海子二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到八寶山九月十六日季鐸齋賞并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件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 邠王已即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奉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為

東宮

皇上令臣寫書三封一禪位於 邠王一問安於太后一致意於百官絕也先地闢之心動

景皇天倫之念

上看之甚喜當時祝

天本月十七日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每日進諸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議復往南行一日也先號令選廝殺馬匹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劄二十八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裏設校床一把同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伏城上欲放下月城闌板虜覺之就擁

上出門也先到大同東門邀城頭日出見城中不從惟進羊酒諸物

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這厮每說謊不肯送我你每守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一日至聚樂店內官喜寧說如今送

爺爺從居庸關進去初三日至陽和討了牛羊酒初四日到紫荆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與臣說喜寧會說達達話說他前領哨馬進紫荆關去搶北京臣

思喜寧頗知中國虛實今為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岳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憑着天理去初五日喜寧領前哨進紫荆關北口初九日喜寧等燒毀紫荆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過易州至良鄉縣本縣里老人等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蘆溝橋有果園署官以果品來進

上又令臣寫書三封奉聖母皇太后及

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報虜情固守社稷當差岳謙同那哈出到彰義門答話岳謙為官軍殺

了那哈出奔走回營與也先說他南朝人也不認得殺
了岳謙也先聽得當令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

上御德勝外門空房內十二日臣送

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等說怎麼
沒大頭目來接着你小官人十五日

上令臣與得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去不要放
他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回至良鄉十六日到
易州十七日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八日到
渾河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一日到順聖川駐札二十三
日往陽和後口到貓兒莊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
老營得知院妻宰羊迎

上逾孟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札凡四十日時
天寒甚臣得宿寢每至中夜令臣伏卧內以兩脇温
上足

上時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臣曰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也先每二日進羊一隻七日進牛
一隻五日七日十日做筵席一次遂日進牛乳馬乳又
進窩兒帳房一項差達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
上叩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宰馬設宴先奉

上酒就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衆達子齊聲和之得知院大
同王賽罕王跪奉

上酒至十二月初二日在老營起往來駐札也先并達子
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
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喜寧與也先議請

上往高橋見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冷凍

爺爺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與也先說都是校尉袁彬
撥置阻住將臣賺去蘆葦地內細了欲開剝忠勇伯密

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與也先說饒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先等領達
子四散搶擄至月盡回營日期不等

上累令臣寫書差人回京與

御弟皇帝并文武群臣以

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軍馬謹守城池不要顧我景泰
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隻祝告

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鉄脚皮四月

二十二日

上以又無使臣往來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擾邊於是令臣寫分谿本差人回京若為喜寧申理者又令臣至也先處說

爺爺有旨要差總旗高鑿太監喜寧達子那哈出回京也先依聽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函於木片內繫高鑿腿上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鑿與喜寧飯於城下密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短鎗發達衆走散為鑿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入城那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鑿抱住滾下濠裏擲入城內去了上大喜說使兩下裏動干戈害人民都是這廝如今掣了他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望了五月李實羅琦馬顯齋賞來與也先是

上本月內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會議送

爺爺回朝要京裏着頭目來接就差哈銘詣京奏報二十七日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進馬匹貂鼠銀鼠皮帳也先得知院等及其妻妾俱送

上行約半日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帶弓箭撒袋戰

裙以進與衆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辭去惟得知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到宣府右衛城外官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永帶領人馬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日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討綵段衣服等件賞達子那哈出等又有商輅王謙許彬接到朝見畢後

上令臣宣許彬等到

上說為我家

祖宗社稷着恁官人每多心憂念我如今幸得回還到京

時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與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雙泉鋪已夜其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獻戰裙

賜臣十五日至京入

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試百戶天順

元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

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北向

上令內官監改造面陽本衛役夫千人又

賜銀三百兩綵段六表裏三月內臣娶妻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絲弊八
表裏天順二年二月內臣生子賞金二十兩銀一百兩
絲弊六表裏又陸續賜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
色金胸背衣服綉春刀磁器等物
右題本臣在史館時已備載諸實錄頗加損益潤色之
及此又蒙表錦衣出示乃復具錄垂後予以昭我
英皇之神功聖德威化醜虜而表錦衣之摠忠效勞始終
遭際皆曠古所未有信乎

天意之有在而非人力所可及也臣直謹識

成化乙未夏五月十九日早禮部面奉手勅

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恁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
聞明日閣下議樞楷祭渠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
乃定今睿名初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恚而苦楚之

上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

皇子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薨後內庭漸傳西
宮有一

皇子歲甲午春直偶與彭先生談及且請乘間言之或賜
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
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唯唯至冬又談及之公

答曰近嘗託黃賜大監具達至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
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嫌而諱

上乃諭黃賜汝上復先生是有一子在西宮俟再打聽直
歸竊欲建白請睿名以示外庭稿具復慮萬一允請因
而見忌致有疎虞則如何辭老氏福首禍先斯所當鑒
且度

皇子日長中外已籍籍當必有發之者矣俟予言遂已至
是太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
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
日請入宮次日下勅定名從紀氏處西內永壽宮禮數

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交并而張敏者以為己功皆受
厚賞敏因監督操練示欲立意於諸總兵又令內史郭
鏞致手簡託序班嚴冠英來諭意於予予即具請立奏
稿呈商先生商止予勿進遂會禮吏二部議定具奏僉
文武各衙門堂上及學士官名而以英國公為首六月
七日早本進即命司禮七太監宣四閣老至中左門擬
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國
公曰

聖斷寔御筆親批云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
俟

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明且復宣四閣老至文華殿諭之曰
皇子頗會讀書待他進此學且遲遲商閣老獨對數語請
謹保護至於衆意欲請

皇子母子同處別宮庶脫虎口則未敢云蓋相激時紀妃
有病命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
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人
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
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初三日

皇子千秋乃自初四日起輟朝三日一時城中傳宮病卒
之故紛紜不一蓋不能無疑

今上嗣位冠英請予以郭鏞之簡自陳推贊之功莫已亦
預傳道之賞予曰天命素定予何功之有漢丙吉擁護
皇曾孫何嘗自勉言冠英曰先生古人心矣

成化庚寅春甘露降于郊壇松柏時

上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予時署翰林院事進甘露頌
蓋彭純道所命也然是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拙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
蓋必有禎祥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况

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成化丙申秋一妄男子名侯得權本山西僧行年二十餘蹤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豎嘗旋游陝西押遇一道士妄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李子龍會有相者附會所至誑惑意本求食施理入京黃緣潛住於少監韋舍外宅從者謂此人不凡舍尊敬之引雜宦豎入內或登萬歲山上殿中憇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皆佯禮為佛叩頭旁坐頗有非分之異舍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鄰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嗾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竄一二人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二

十五日當往真定府舉事即白於太監黃賜賜遂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器舍被逮至錦衣獄邊殞絕或疑黨類鳩之以滅口其執蓋司扇諸宦侍見舍死皆不輸情惟子龍甘心就死自謂享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李賓王越等恐有所污讖呵止之節畧招詞具揭帖與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處決子龍等俱如律而諸宦侍止發南京充淨軍而已予時佐禮部得其詳於御史郭瑞蓋當推斷者云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

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絃

續文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
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
知人之鑑張公有焉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
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
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
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于上置諸左右以
自警及至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撻之一日與掌順天府
事工部侍郎李庸在 朝議事不合相忿詬

朝廷遂兩罷之

劉主靜先生一日過吏部前見弼書者陳設群籍中有
崔氏春秋意請常見呂氏春秋不知崔氏亦有春秋到
家即以數文錢急令隸人往易以來展觀乃是西廂記
因笑而斥之士林傳以為咲白劉先生真一酸儒子以
自嘆吾酸亦然蓋平生不喜此故未嘗見然丘仲深乃
能撰五倫全備則其學織博涉非予可及於是益可知
矣

宣德正統中豫章胡頤菴先生與永嘉黃文簡公皆退
居林下老成舊德東西相望九部使上司達官顯宦泣
其境必禮謁於其廬尊讓愈加蓋三楊當國克敦故舊之

誼故二公家居得遂燕申之尊風誼誠可尚也後世固
有同官相軋忌既去相遠絕而淺中弱植之徒又從而
觀望捃摭以資進取而不耻者不少皆諸公之罪人士
習日漓炎涼異態可勝慨夫

審齋瑣綴錄卷之六

國朝典故六十七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
二揚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自比於魏徵
夫唐寔由太宗化家為國而宮僚魏徵等皆出唐高祖
之推承乾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作
為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
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承乾殊不類况當時群臣中如
周是修之死我

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 旨

聖意寓深矣今二公乃安然狗冒何其恐也後雖有輔佐

徵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
議之者予則獨不韙焉故予列諸名臣而謂之通錄良
以此也其中惟解公纔歸自謫所以居冗散則其責任
又非蹇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相約自盡
於應天府學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
如則回問家人曾飼猪否解先生咲曰一猪尚不肯捨
豈肯捨性命蓋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
哉宜文貞為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寔以解薦
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夫人爾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偶宣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
其中一脩偉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
中

太宗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某對曰臣幼讀
魯論對君不可不詳

太宗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捷給偶幸亦命矣夫

成化甲午秋刑部尚書王同節卒補以右都御史項忠
未幾兵部尚書白圭死商閣老薦忠以代而召鎮守大
同右都御史董方陞刑部時兵部左侍郎李震已經九
年考滿陞支二品俸垂涎代圭不意頃轉而來忿恚不

平然次子寔聘項女媀家也一日呼項曰親家既得刑部也罷何必又鑽來此項曰親家何不鑽踰月震疽發腦後尚強力朝叅諸卿亞戲震曰腦後生瘡因轉項震對曰心中謀事不知親衆改曰胸中有病不知疼蓋兵部右侍郎滕自明時以母喪奪情理任故云胸為凶疼為滕雖對未切而事實相關亦可哂也大抵震素患瘰每奏事聲啞甚不稱

旨故久不得陞竟以是卒也

宋相李文正公昉嘗言其座主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守裕年高退居時每遇門生進謁輒與夫人偶坐受拜

一如子孫禮懸一詩板于客次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疎網罩群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畧有情觀此則古之座主門生重且厚矣

宋張忠定公詠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其父公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前輩以為美談予不以為然在律有不成人之宥蓋雖殺人不罪而况戲扯其父此小兒之常態豈可逆探其為亂而遂殺之乎誠不可以為法若使公因此益興學校之教申之以孝

弟之義潛消默化其悖逆之氣焉知其不與仁讓之化乎况止見此一兒耳彼未見者可盡殺之乎誠非弭亂之方曹武穆公瑋鎮天雄一卒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公乃處以常法衆以為疑公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以是觀之則武穆見此小兒必不殺矣然則忠定之見豈下於武穆蓋一時之誤也又忠定少時見一仕者僕持其不法事欲妻其女乃陽假此僕為馭車騎出城至林麓斬之而還此乃俠流之所為非士夫之奇節蓋忠定處此只宜為其女擇所歸以他罪去此僕則善矣若當日有一人發其

擅殺之罪何辭以解而前輩以為公之奇節亦誤矣

宋呂正惠公端當真宗初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厥後呂文靖公夷簡因大內災後

仁宗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意對曰宮庭有變願望天顏遂命舉簾俯檻見之乃拜此二事頗同予當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承

顧命後又明日請見

今上於文華殿奉慰蓋亦二公之意也

宋張子顏晚年嘗見目前光閃閃中有白衣人如佛者

信之彌謹不食肉飲酒體肉瘠而多病時秦陵不豫汪
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脉聖體極康寧子顏一日從壽卿
求診脉壽卿一見大驚授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諭
以十日中服盡見報既數日漸見白衣人變為黃而光
不見矣乃思食肉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其體異前乃
詣壽卿謝壽卿曰公脾初受病為肺所剋心脾之母心
氣不固則多疑自有所見吾之大丸實脾小丸實心肺
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則病自愈子顏大神之且問
所診御脉如何曰再待春氣當絕雖司命者莫如之何
時元符八年八月三年正月秦陵晏駕壽卿後入華山
時年已八十餘矣

吾泰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

高皇帝問其家世對以一絕云嚴君曾習魯般機常年製
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純綱斧要斫蟾宮第一枝陳善芳
由戶部主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令
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是布衣臣戊辰歲三千士庚子
秋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
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為席上瓊後
起為知縣尋致仕

吾邑冠朝陽季任洪武間由太學生擢僉浙憲嘗見數

非角書生自社學散歸其中一生手拋書包為戲季任
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尔狡其生對曰太守
二千石莫若公良且請賞季任曰有乃卒言莫若公廉
季任復詰之曰無賞又如何對曰莫若公貪季任加賞
大奇之蓋生名呂升後官亦至江西僉憲分按涖邑首
詢楊僉憲之家頗致照拂之意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園
繞郭春夏間諸子集諸佃僕數名人挿秧擊鼓唱歌公
與陳夫人各乘肩輿循觀於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
迭稱觴上壽宴樂終日形諸賦咏鄉邑以為美談一日
澄江洪漲公倚門坐觀徐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
欲吾同事於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
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
與汝曹觀水為樂邪以此益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
所能為也

吾邑甘陸龍伯廷魁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慈谿知縣涖
任歲餘一日謁郡守拜不能興扶出氣絕歸葬十二年
以營墓弗利啓遷揭棺儼然如生膚髮溫瑩衣服鮮靱
妻子以手拭開兩目瞳睛炯炯因藏于家時一啓視既
四五載依然乃復葬焉予與廷魁同學知其善運氣及

此異雖未覩然里姻揚光弼其妻弟嘗親目者謂予良然

成化甲辰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皮益瑩薄弥月兒從此產異哉有司具聞月給膳米予每過徐詢知子母無恙歆一往視而未果然奏報之旨予親見之蓋不誣也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娶嫂地基僅一間其孤娶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娶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哉此可為欺孤弱寡者之

戒

宋有號本心文先生者由上庠登甲第一日來省其叔廬陵宰文可則文山年少以同姓往謁本心試中道往徇論頃刻成篇本心竒之因問其譜文山以潞公對本心微笑曰石晉諱敬姓敬者以敬字苟文分為二姓潞公之譜人莫之詳文山持是說以歸質諸革齋先生乃質之仙筆仙云石室其先也革齋遂以石室後人刻為圖書昭其所自出厥後文山早掇廷魁晚起勤王忠勳義烈照耀古今石室云乎潞公云乎蓋又開文氏之一初也後之文氏有脩譜者寧不以廬陵之文為大宗乎

吳齋歐陽先生始登朝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廬陵人也代出名公必為望族吳齋以欺人欺心為恥力辭非六一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可冒他人重此吳齋所以為賢而崇韜之為可恥也彼不蓋盤瓠不辱於菟者又可知矣

楊誠齋先生所受誥勅身後有為妄男子得之籍以爭楊氏之祖墳風水當時官司莫能明斷公然移葬此由子孫不能保守誥勅修明譜牒以故人得而冒奪之也為人後者可不勉哉

刑部廣東分司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捃撫報復故多憚難為惟何廷秀任其司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輒從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袁彬囑廷秀右百戶廷秀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啣之嗾刺事旗校百戶捃撫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士君子未嘗不廉但有廉於公而不廉於私廉於少而不廉於多皆勉焉者也惟何廷秀則不然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衛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廷秀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

人致以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聞時典市舶
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廷秀獨力辭之不
獲則受而輸於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廷
秀嘗薦閫職贖以犀帶銀器數事廷秀咲曰我知君君
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尉遣使致金銀為
壽并獻文梓可為棺者廷秀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廷秀
曰戒之在得正當今日此其所以為廉蓋性然也

成化末士夫顛望何廷秀代杜敬脩為司寇萬循吉預
薦廷秀為南京刑部尚書恐妨敬脩耳及懷恩起自謫
所一日請內閣言

親君即位如何又以何喬新陞去南京予徐對云初以其
年深暫且陞去今此有關又可取劉祐之邊曰纔到南
部如何可取予曰取屠瀟亦可祐之曰在廣未歸予曰
昨具題來已復涖南臺矣祐之曰年亦淺祐之欲進一
私人而不果遂空其位予乃薦彭韶為右侍郎明年春
冢宰王宗貫首舉廷秀士夫翕然稱快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

聖上自說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小便黠乃命
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
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

小事方言俚諺悉采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華以歐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官勘提華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璵家董託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汪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汪謂華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資鉅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火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昏夜馳至韋家酣飲發官校掩捕華等就韋舍鞠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士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旦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華璵備嘗刑具如所謂琵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

上琵琶遍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妾供寄在其叔武選主事仕偉所遽令數校徑往兵部猝縛而來拷掠如華又令當駕力士數十人圍守仕偉等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廠汪畧加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笈傾罄綁笞馱拶晝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時成化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是日司禮太監到內閣議他事商因白璵嘗為華通送金帶一腰即峻斥之不容入門且輅縱貪濫豈忍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安慰然同僚劉叔溫又乘此擠排商亦危

矣越三日華死于廠中汪召御史相驗到遲罰跪數刻
乃釋而司禮諸太監亦畏汪詆毀避嫌莫敢齟齬遂遣
錢太監同英颺馳往闕時勘提官已械華父致仕指揮
秦等北來英途中輒具本迺奏勘提官受賄回互俱坐
謫罷及至華家盡沒貨財人口起京往還所過鳴張虎
噬有司賄贖狼籍送迎旁午又搜得華每歲賄結巡按
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聞者心驚魄喪及抵
京英以賍敗戍邊簿亦莫達人通快之秦生死于獄人
口悉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歸外家續獲解至乃發浣
衣局

初汪太監出廠士夫無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世昌日
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司馬項璉途遇汪既過始覺追
回下輿謝過汪不為禮尋以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詞色
頗厲項亦不之禮王素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銜
項拾掇之項危甚乃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尹冢宰旻不
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張瑾姚璧持詣諸堂上
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別尹即潛報汪疏入

上怒罷廠命汪回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非外臣意實黃
賜陳祖生二人所嫉且中黃以他危事遂不容二人見
辭出調南京時御史戴縉以九年考滿久不得陳陞言

汪所行皆公不宜革罷汪即奉命仍舊刺事縉亦驟進
用汪首發項過廷鞠項詞頗直俱有來歷竟坐贓罷商
閣老見機求去乃陞少保賜勅給驛而回汪權勢愈熾
錦衣帶俸千戶吳綬營求從汪書辦綬頗知書汪任之
歷陞指揮掌鎮撫司事言聽計從而一時諸大臣皆因
越附汪深自結納乘勢嗾科道詆排異己許各自陳李
都堂賓董司寇方遂皆如請餘未允不決旬薛尚書遠
滕兵侍昭程戶侍萬里楊鴻臚宣劉寺丞瀚復被勅退
廷紳側目而翁世賢補薛缺余子俊補項缺御史馮瑾
補寺丞缺則以首為鷹犬之故特成化丁酉五月日也

是冬汪發南京太監覃里朋嘗乘馬快舡夾販私鹽歐
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
以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里朋至京卒以黨援
僅充淨軍未踰年後回南京內府寫字黃賜陳祖生俱
復太監黃則代覃褻奉勅守備蓋汪有同家內使李瑾
多不法嘗為褻所撻至是譖褻於汪故奪其權

成化戊戌冬革典寧伯李震爵閑住震初鎮守湖廣累
立邊功以平荆襄進爵與叅將吳經有隙經弟綬從汪
太監刺事將甘心於震適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窩一
全真道人學黃白術而為淫其妻妾榜赴京首綬即傳

會震嘗隱道人私習讖緯遣人籍逮之途遇汪震訴一
介武夫蒙恩僭爵父子富貴已極更欲何為此仇家殺
所為也汪悟然已輕信遽發勢不可以至京下錦衣獄
鞠問竟無左驗僅得不死革爵閑住踰年卜馬益考滿
予署南京吏部事即考不稱奪職其子亦以強盜伏誅
天網恢恢詎不信夫

成化己亥夏六月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牟俸坐罪充
軍初俸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今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
鉞為左布政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
巡邊至遼鉞以諂佞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還遣校尉

緝得俸貪暴事迹賍以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連俸
姻家侍讀學士王朝宗俱下獄拷訊追賍俸倍受慘酷
行求指揮吳綬諷被逮所屬守令潛各代輸僅半罷追
時劉叔溫張言俸以金壺賄萬循吉為援欲同傾之竟
無左驗萬得免惟朝宗自家起復赴京俸逆至九江聯
艦並行沿途有司以俸故送迎供億加厚及駐上新河
調攝足疾日久所屬頗有交通至是朝宗尚特劉平日
稔厚必與維持殊不知有傾萬意竟調廣東鹽課提舉
司俸充鎮遠衛軍時前任江西僉事陳麟陞副使在雲
南亦坐罪罷為民人謂牟陳二人皆嘗同擠許聰之寃

始得報云

成化己亥六月謫兵部左侍郎馬文昇戍重慶衛先是文昇奉

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副都御史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昇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裝遠逝除道飾厨供張鮮備賄託僮從見汪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惟文昇與汪亢禮奴視其左右以是鼠輩多譽鉞而詆文昇鉞乘間短毀汪還奏文昇妄起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報一如汪言遂下文昇于錦衣獄文昇言實禁鉄器非農器也竟坐謫戍士論惜之踰七年汪敗文昇乃宥還尋起復用累遷至太宰少師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疑分置建州女直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上之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飭守備來則逐之耳

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

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太監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
邊警妄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
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
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至紹就
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枝擒一格鬪擾攘困乃就綁監
禁在衛虜衆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
或虜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近

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
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彝以督
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餘進階有差未幾虜以

復仇為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碓舂火蒸支解以殉屯
堡屏這弗克耕種遼地騷然識者憂焉

蘇州者有一僧能詩頗捷給詭譎嘗途遇郡守守以涼
傘為題命賦詩僧立成一絕云衆骨攢來一柄收褐羅
銀頂覆諸侯常時撐向馬前去真箇有天沒日頭守聞
之頗有愧色此僧蓋善於諷刺也宋安鴻漸途遇詩僧
贊寧從童行數人嘲之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
贊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蓋都官鄭谷
有愛僧不愛紫衣僧之句故云然

審齋瑣綴錄卷之七

國朝典故六十八

成化己亥秋九月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戶部尚書楊鼎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黜罷不允鼎初與劉叔溫極厚後以干託事多不能盡從遂見銜至是鼎知叔溫等所主與復求致仕皆見留鼎又求去從之賜

勅給驛以歸原籍官司月給俸米三石歲僉皂隸四人特溥以進表詣京聞於途既至
陸見後出吏部尹冢宰同仁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

隸大熟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溇與薛當之同仁
咲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母脚跟為之哄然傳聞禁
中以資咲其溇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遠被劾退至是
年春以近侍與吳綬等協力復起叅贊南京守備機務
至是聞劾亦馳疏辭有旨褒留歲暮當道者又欲求缺
虞知己乃謀於注復咲科道重劾復遠與鄒宗伯當罷
朝廷遲回數日不允注力贊去之乃留劾牘於中傳旨
賜歸惟鄒思典與昂同明年上元日勅至南都改戶部
尚書陳俊代遠任遠時與俊等同飲于工部得驛報不
覺失色衆亦愕然

成化己亥冬陞監察御史王億為湖廣副使時億見戴
縉以頌汪得歷陞副都不耻效尤亦進言汪所行不惟
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傳聞四方無賢愚賤貴皆知
唾罵之不數月吏部承汪風
旨故有是命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
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
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
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滄沒田苗蕩折民居州府
具申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朝時雲南屢有邊報

此山之兆也

成化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兵部覆奏御史強珍劾奏前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等失機隱匿等事奉

聖旨達賊入境搶殺人畜他每不領兵過截策應却又隱匿不報本當拿問但今累有邊報正當用人姑從輕發落吳瓚崔勝住俸戴罪殺賊韋朗住祿米半年俟謙陳鉞住俸一年其餘着巡按御史各就彼提問欽此又明日六科十三道交章糾劾嘗謂領邊方之重寄而縱寇殃民者不仁之罪莫大過邊患重罪而隱忍欺君者不忠之咎難逃切照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都督同知侯謙舊巡撫右副都御史陳鉞俱以庸才叨蒙任使並膺勅制之隆特受闔外之寄正當隳肝膽竭心力以為一道之福星以副

九重之倚注可也奈何心不存於體

國志惟在於邊功曩者建州醜虜侵犯疆邊各官平時無防禦之策臨敵無戰勝之威致勞

王師遠出塞外旋得克捷俘馘而歸然當勝捷之餘正宜戒嚴之際却乃心驕志滿法弛備疎官軍無撫伏之嚴墩臺無烽炮之警遂至醜虜窺伺糾衆而來一從襲陽一從清河長馳四百餘里曾無結草之虞延緩十有

餘日如蹈無人之境殺擄男婦五百餘名口搶掠牛畜
三百餘匹隻房屋盡燒家財罄空此實邊患之重情所
宜朝聞而夕奏也各官意在急於陞賞遂將前情隱覆
直至陞賞事畢然後朦朧奏報變陽虜殺人畜公然隱
匿清河殺虜人畜捏作奪回忍心害理謂生靈血肉不
足恤罔

上欺

君謂

祖宗法度不足畏似此不仁不忠之事言之痛心聞者切
齒若不嚴加處置則邊臣皆將效尤視失機為等閑以

隱匿為得策邊事廢壞必由於此夫古之人臣雖飲酒
常事猶不敢欺君况邊臣重事乎雖未入仕猶不忍欺
君况身為大臣乎於此見韋朗等之罪真不容誅及照
副總兵都指揮吳瓚右叅將都指揮使崔勝既不領兵
策應又將前情隱匿其怯懦欺罔之罪又有甚焉伏乞
聖明特發

乾斷將韋朗侯謙陳鉞及吳瓚崔勝俱拿送法司明正
其罪以為邊臣誤事欺罔之戒庶幾人心痛快公論允
協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恁說的是他每有誤事本當重罪但已發落了罷該

衙門知道欽此鈇反怨掌院事王越縱珍遇越輒詆越
輒避去不敢與校未幾汪太監公差還鈇出迎至五十
里所訴珍奉越風旨見効汪怒至三十里所越亦來迓
遂不容見明日請遣一心腹指揮往同王宗彛審勘宗
彛等黨附誣珍所奏數日不同指揮遂以

密旨械珍赴京汪猝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不服下錦
衣獄會多官廷鞫謫戍遼東余司馬子俊并科道各官
皆進本認罪奉

旨罰子俊等俸半年該司并科道諸官俸各三月越亦認
罪有

旨切責之

成化二十年七月下陳鈇錦衣衛獄先是鈇鎮遼東同
汪太監征勦建州虜寇因而侵盜邊庫銀兩計數十萬
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妹既罷職家居其寡
嫂孤姪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即白
以

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考掠具服所侵庫中
玉蝴蝶諸異器占所俘之妹俱追解赴京下錦衣衛鎮
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鈇乃洋洋然對於官曰金銀實
有之但當時分送某處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

某幾人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膽顫心寒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為民

成化甲午秋八月二十六日戊申予計江西鄉試當以是日揭曉第未審嘉言弟中否因命卜者占之初內封得離九三白虎發竊意五爻坐青龍若再發則是龍虎榜動有中之兆至於是爻果發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發者皆兄弟海底眼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卜者囁嚅不敢決予曰予意已卜之蓋予以兄問弟兄第發者弟當動而來况在龍虎爻龍虎榜動也一中何疑予即批卦揭諸壁以俟九月晦小錄至京嘉言果有名矣然則占書豈可泥哉書曰朕志先定昆命元龜但今之卜非古法而以後天甲子為斷例然在人之志意固自有定兆而能審於推測者亦幾何哉

陳憲章蚤習舉業領鄉薦上春官屢不偶乃卒業成均從衆撥歷記選而歸諸恠魁乃相與作詩贈行勸其不必出仕而歸隱終身憲章喜得此名益務詭異高談濶論後以舉者言徵到京吏部欲如例試而後授官乃託病潛作十絕頌鄉宦梁方太監方言於

上授以檢討致仕軒軒然自以為榮揚維新謂其既託病

不能謝

恩辭朝乃即日乘箬出城輒張蓋開道無復故態此豈知道義者哉後梁方以其所頌十絕刻梓示人丘仲深遂采以載諸

憲廟實錄中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弼贈憲章一絕云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誇忽悞自家丹一寸辰砂猶自隔天涯蓋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學以欺人若使得一第亦必進取不已也

成化丙申予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賜恩於午門外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鶚遂以病告予同俞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住俸矣振恭曰盍告歸宜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默不應明日報卒予因嘆曰一鶚不慮病不起且慮俸當住蓋以廉貪之故可惜也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夏以寅為人正得天道之中故以寅為歲首屬春之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定矣或謂今夜之子時即為明日之初何不以今年之子月即為明年之首乎曰冬不可先於春是固然矣予嘗稽之古人參之曆數蓋一主於太陽之度次也太陽每日隨天運轉周於地之十二方而為十二時地道右旋是以太陽

次子方為子時次午方為午時順行十二方而為十二時此所以今夜之子時即為明日之初宜也太陽每歲歷纏天輪之十二星而為十二月天道左旋是以太陽次子躔虛宿之度而立春為正月逆行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月次巳為四月此所以今年之子月不可以為歲之首也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一陽更新皆屬於孟春之月其有以哉

地理之學非一家各主一說而立向放水有以坐山有以來龍有以本向而皆不出於五行之主旺衰絕為吉凶以乾坤艮巽為御階子午卯酉為四惡辰戌丑未尤為不吉時師固知之而不知蠡經置於何處陽宅或置於聽中或置於前楹然廳堂天井廣狹不同蠡經所指字向遠近殊差地理書亦無定說予嘗以天井之中為置蠡經之所大門則置蠡經於門限之中陰宅則置蠡經於本墳大中不主於墓門似為有理時師多是予言而用之吉凶良有驗矣至於宗廟一家顛倒五行往往人指為滅蠡經然用以立向消水吉凶比於諸家多驗而時師莫能究其立法之因予嘗攷之諸書多滯而不通乃類推而折衷之夫甲寅巽本之屬木辰戌本屬土

申辛本屬金而皆以屬水何也蓋甲寅甲申壬戌壬辰
癸巳乙酉納音皆水巽屬辰辛屬酉故與坎通謂之水
也艮本土巳本火而以屬木何也蓋艮屬丑癸丑巳巳
納音屬木故與震通謂之木也丁本火亥本水而以屬
金何也蓋戌亥屬乾庚戌辛亥納音屬金丁納甲於兌
故與兌乾通謂之金也壬本水乙本水而以屬火何也
蓋丙祿在巳乙巳乙亥納音屬火壬屬亥故與離通謂
之火也此皆本於納音納甲以起例故用之吉凶此諸
家多有驗固不可以為臧蠻經而不之用也予粗見如
此然究其極亦有不通姑錄出以與精於地理者訂焉

宋夏鄭公竦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旨作青
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碍鷓鷯明珠自有
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進封

十妃用十冊予撰四道萬劉各撰三道祐之曰尹先生
不許過長只照舊樣予曰意盡詞止何敢過長明日萬
劉各出冊草同看萬自覺寂寥憤然謂劉曰你昨日言
不許過長今乃許長予從容出稿言劉先生之冊比舊
本不長直亦如此只是先生過聽劉先生之言遂爾太
短請增數語便好既而繕正進呈劉又曰勿依官次只

混雜寫進乃取予四冊置二五中而以被之冊置後蓋恐

憲廟覺後冊出直手也
今上追尊

皇妣紀太后予撰哀冊

上燕閑時輒喜誦念而中有觀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慟二語則尤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某所作曰朕固知也

內閣題本用小揭帖楷書斜摺內封外則可漏封以文淵閣印印方銀鑄玉筋篆大如御史印其本僉官銜則批出科中抄行其不僉銜止稱臣某臣某則批閣下奉行

憲廟自尹同仁父子敗露睿照近侍之蔽凡有進稱臣下之善者輒斥之曰汝嘗說尹是好今何如以是無一人敢言司禮諸太監尤深自退避不復可否凡諸司奏題本悉送內閣定擬時直初被擢任感激圖報而素性又踈愚戇充不知顧忌遇事輒盡言無隱萬劉二公嘗私戒約無盡言恐忤

旨事不復來予曰不來下問政或愆誤我輩無責若來問而不以正對則是欺罔有愧於古人有孤於委任矣

蓋

憲廟聖意嘗以人臣具本進諫是欲沽己之名彰君之過故直遇事輒言不用本未有不允或始違而終從或頓悟而樂聽一年之中政令允當嗚呼自古君臣相遇為難相得尤難夫以

憲宗皇帝龍姿日表仁孝誠敬說意圖治使得輔相大臣皆開心布誠弼違守正治道可興太平可望柰何徇私忘公者多竟莫遂其大有為之志及至晚年益勵精明簡在意隆溘焉

上賓君臣相遇相得其難如此天意果何如耶深可慨也

成化丙午十月予進太子少保尚書兼學士萬循吉與劉吉進少師少傅萬令中書為寫祝文告家廟予偶見其稿止列祖曾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恠問之則曰先世遷徙不常遂忘高祖之名故每察不及曰先儒酌情制禮止祭四代予尚以為簡不足以盡孝子慈孫之情而先生乃不及高祖其名雖亡而神氣相感固未嘗忘盍追尊一道號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子孫不亦宜乎循吉喜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獻之邦善於禮也予思不逮矣予竊忖此公自一紀之年發解來京四十六載不一展省溺於當貴功名畧不念及於松楸可謂孝乎

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舊制每早朝閣老與司禮監太監對立於

寶座東

太宗晚年健忘寶座後常有一二宮嬪從立紀

旨時金文靖公嫌不自安辭立丹陛下伏馬之南

景泰間陳芳洲請復立

陛下託言每遇雨雷不便

朝廷難之事遂寢天順中一日仗馬蹄齧驚逼諸閣老

英廟乃命諸閣老稍南立於諸給事之前大漢將軍之後

給事亦多南立

英廟見之命毋南移惟仍舊班成化間閣老復立北上諸

給事又隨南北若前後班然不復分上下班矣初閣老

以品序前後立成化初劉主靜以四品入閣獨立於陳

彭二先生後以與諸給事同班

上因命立陳彭之下萬循吉繼之而立遂為一班序入閣

身稍長於劉吉萬尤長夾吉於中吉不喜每語予稍離

遠未幾

憲廟宣諭內閣陞直宮保庶好與先生每立站蓋

特恩也

大學每歲春秋釋奠主祭官例遣閣老及翰林諸學士

若祭酒初任則一遣之景泰以來間遣胡宗伯王家宰
二公近時止遣閣老矣其分獻十哲則太學典簿廳先
期如例移手本請翰林講讀等官二員至期同主祭偕
往省牲畢燕坐於致齋所及會食彛倫堂後則主祭官
中坐祭酒西南隅坐翰林分獻官兩員分東西坐於監
禮官兩御史之上景泰間編修劉召和王惟臣分獻御
史沈義原傑監禮會坐時方讓未定主祭官蘭向約先
生目惟臣惟臣遽過東坐召和下沈原二人遂聯坐於
是後監禮者襲為故常不少讓矣天順二年春黎太僕
以修撰直以編修當往分獻諸同官相謂曰尹先生素
負剛毅之氣試觀此行克復舊規否直至會坐時適二
綉衣皆同年薩長者直不得已先據上復故揖讓之二
綉衣勉強就席分坐直右自是往者亦如舊儀同官皆
喜曰非尹先生疇能此成化丁未秋丁予主獻丘祭酒
謂前歲尹同仁來主獻大雨水平地尺深今尹先生來
大晴天意固有在豈同仁不當此任而戒以雨邪
國朝親王受封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日永樂以來必擇
翰林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
預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
長史鬱鬱不樂未幾越國絕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

中推邴府講讀官東里公欲舉侍郎儀銘恐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舉後邴王嗣位銘等皆從龍起官宮保尚書人之升沉固自有定豈人所能為哉天順初得秀等王當閣

英廟諭李文達公慎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八員塾幾去半矣乃覆對翰林官少請於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語音正當學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時得雷霖劉誠等充選遂為定例此文達變通有方處置得宜後來官翰林者固宜知所自也弘治初進士十人被選為親王講讀官相率詣吏部請照例九年考

滿別陞時冢宰耿好問斥之曰你每都要做大官衆對曰大官亦是進士做好問言曰小畜生輕薄衆亦以老畜生復之譁然相訐好問怒叅奏為首者革職餘皆降調外任好問譽望益損未幾損館蓋亦暴怒自取耳視文達之變通其有愧矣哉厥後降調者以次取用成化中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敏家貲進奉託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可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進乃與南京通政使蓋尚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閑佚

耳當時有以正對亦必別授矣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曾子榮先生應制
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
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
楚城典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宗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
當先道將守深營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
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
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
時謂鉄状元銀榜眼金探花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
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
應聲荅曰大司馬洗得乾净少司馬尚洗得不乾净衆
聞之噉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
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盖主靜庶出聞之
默默無以荅予嘗致書司寇何公詢及名臣言行公復
書以張冢宰及許觀死事見示但謂許為尚寶司卿與
予所考池州府志稱侍中不合而黎擴之書以許之妻
女亦投秦淮清時同一汨羅之木耳盖不足辨至謂尚

寶卿豈許嘗歷官尚寶而人呼之熟耶許自洪武二十四年殿魁至是十年豈止官尚寶而侍中正其時增次尚書之員當以侍中為是惜柯之傳不載于志豈柯欲為之傳而未果抑已為之而柯之子終以忌諱匿而不出邪但擴書中謂其友柯暹非是蓋柯與許不同時誤矣

審齋瑣綴錄卷之八

國朝典故六十九

今上初嗣位縣丞徐頊上疏請理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疏下內閣擬旨萬劉皆不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內臣將本去予謂非不准行只請

上示寬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

御前予語二公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來問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內臣持本來擬予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禮部予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萬即依劉擬禮部覆

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家寔與佑之通好懼甚私謂予曰我與萬家多不往來予安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與夫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之言也少頃覃太監等將禮部覆本來議擬旨萬曰如何劉曰

先帝存日覃搖頭不然久之目予曰尹先生如何說予曰徐應之曰宮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泪母后宣諭明白恁每說的都是外面浮議難憑訪究姑從輕處云云覃曰好好指予曰還是你能予即他顧佯不聞劉則面發赤而忿心愈切成化間四方白

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寅緣近時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署郎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髻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方之門者多一日

內宴鍾鼓司承應扮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舡縫之病老人曰便湏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要塞船縫湏是無糧方好

天顏為之少齊晚年悔悟及予入閣因事諷誅遂皆革罷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

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
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曳襪趨走唯喏叩頭半
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
陞工部兵部戶部侍郎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
郎扯腿似燒葱奔競之甚良可嘆也

解學士先生嘗吊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全
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蓋其妻悍也
予嘗觀之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慄慄畏順至怒輒跪
起拜謝以翼免蓋恐傳笑於外而益養成其惡崔後至
冢宰李病將死尤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房
遂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之可哂耶

南京諸大臣舊以

車駕在北京皆照品秩用涼傘成化間守備太監覃襄以
已無涼傘之制遂謂兩京一體北京大臣不用傘而南
都豈宜擅用諸公唯唯獨禮部侍郎章大經與之辨論至取
大明禮制送請去覽襄有愠色明日遂進本請禁止諸公
謂章激成之乃於暑月各製長柄大扇遮日予改更侍
至日見滿街翩翩搖動甚不雅觀予謂此非制度且有
扇搖扇動扇惑不祥之兆不宜用命工製綠油絹傘而
加一短簷用之餘月諸公皆效之以傘易扇

世謂鬻爵由漢晁錯之作俑蓋錯建言令天下入粟得
以拜爵六百石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
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耳固非予之以官任之以事
也若文帝時張釋之以貨為郎武帝令史入粟補官郎
至六百石此則任之以官職矣厥後靈帝鴻都榜賣公
卿及州郡官如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名譽亦以貨
賂得之則又非晁錯鬻爵之初意矣然作俑之罪錯安
能免哉

史稱漢相丙魏有聲丙無間然矣而魏相初奏封事白
去副封皆借徑於許伯於是許后被霍氏之謀得聞於
上即詔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非士夫所任相不恥
為之疏廣練沮平恩監護太子家而相謂非臣所及乃
不自言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蓋德許
氏汲引之恩耳至若唐相以裴晉公度比郭汾陽謂身
繫天下安危固也然自東都復起為相一二日間三易主上
皆不預聞而卒不能討賊何係於安危哉夫由后戚取相位
而起漢家后戚之禍魏不能無罪俛首於群闖之間而
不能討弑君之賊裴不能無罪然一則與丙吉同稱一
則與子儀比美史皆不甚少之豈非君子成人之哉善善長也
予觀問刑例條蓋弘治中尚書白昂等所定擬

朝廷初亦慎重詔諭詳審至于再三然諸大臣刑名欠精不無窒礙如殺一牛罪至罰十行之數月邊將奏稱軍需缺乏蓋牛禁過重人莫敢殺皮骨筋角無處可買朝廷悔而難改乃諭東廠官校莫加刺訪又立後一條許寡婦立其所愛之人不思世之嫠婦貞節者少若許立所愛之人則其所愛莫愛於奸夫以例立之誰復能禁此誨淫長奸之大不可也以此蓋見

祖宗之法不可少更更則弊若又以法久而弛驟如嚴促號為振弛懲玩然淫刑酷罰頭會箕歛中外臣工因而科派侵欺入已上下交征民窮財盡起而為盜以致禍

亂流毒天下此青苗之法所以卒亡宋也變亂舊制之律其意深矣哉

弘治乙卯吏部缺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文昇都御史屠浦及一二侍郎堪補文昇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竟歸於浦文昇意不平賦一近體云朝退凭欄一點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錦鞭天上浮雲偏掩靄地中陰氣已疑堅云云浦既得吏部當班於文昇之上固辭居下及當

廷試讀卷又恐居文昇之前即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菴以禮部侍郎陞冢宰即立胡宗伯

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瀟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何違制紊序若是哉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

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灾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何太歲故有此灾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灾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惧飲鴆死訃聞

上意所其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

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授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賍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簷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醜顏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賴

上英明終漸去之

予先世遺像皆歷年久楮繒墨色漫漶滅裂不可把玩

乃命繪史王琚因舊摹新共為一軸而各贊四言六句於其中庶歲時忌日懸揭簡便久而不至於散失故也昔有儒先君子有云影像一髮不似則為他人矣意若可有可無此必為當時子孫曾識祖父母者言而非為後世子孫言也蓋後世子孫未嘗親覩平生之手儀安知其似與否若賢子孫於一覩之頃豈無儻然若有見乎其位而或感慕奮勵思所以修身飭行莫無忝於所生者哉是又不可泥先儒之一言而遂視之若故紙也唐世祖嘗塑老君像居祖廟之中此甚無謂彼老君至人以天地萬物為芻狗豈以唐為輕重哉况唐有天下以萬乘之尊莫之與京何必借重於老君其事可鄙而嘗世莫有非議之者何怪乎今之崛起微賤不冒襲於富貴之族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欲祖宋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為典史問其果文公後乎其人對曰非也於是

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却衆議此

高皇帝之識量神聖遠軼前古豈唐主所可企哉吉水劉克化雖瞽而能吟嘗賦吉郡十閣老九尚書十

狀元詩皆

皇明之盛際但不依次序或名或字號蓋取協韻故耳嘗
過予口占因錄之

皇明內閣秉衡鈞吉郡堂堂已十人東里社後來名尹直

南臯

蕭

先進是陳循定之安簡胡光大純道彭華解縉

紳千載貞元嘉會合

天教諸老佐昌辰

右十閣老

開國分曹設六卿吏工戶禮及兵刑周忱王直連王槩
蕭恒蕭禎并廣衡更有二劉宣聯八座歷遷三部是維

禎滿朝金紫皆時傑盡是廬陵九邑人

右九尚書

天開文運盛廬陵累占鰲頭已十人胡廣時中蕪子啓彭
時劉儼與羅倫後來彭教同曾彥前有陳循并鶴齡何
事三元爭此子斯文顛望在明春

右十狀元

坐客偶談近有士人好食犬肉主人知其意命賦一犬
詩以盭字為韻士人立就口占云幾年辛苦伴羹盭長
夜巡行護短簷恋恋見人渾識舊依依向主肯趨炎卧
從芳草苔痕破立傍梅花片雪粘曾向山中擒狡兔拔

毫製筆與君拈主人喜遂殺犬食之
吾邑曾迺當大比之秋夢抱一小兒忽見此兒右邊又
生一耳少頃見此兒無兩手以為不祥語其兄追追曰又
添一耳耳邊添又是取字小兒無兩手是了字考官必
取了爾中之兆也已而果然追之聰明於是益信

僧會郭師孔少嘗與芳洲同硯席及芳洲自翰林歸以
鐵鷄賀禮而誤書鐵為線芳洲改示之僧會謝以一絕
云泉絲不與散金同錯認鐵鷄用線縫不是獻芹將鄙
意肯教一字化愚蒙

古今三鳳唐薛元敬與從弟收族兄德音齊名世號三
鳳今吾邑徐川與弟貢威先後中舉時號徐氏三鳳羅
欽順與弟欽德欽忠先後二科登進士時號羅氏三鳳
然徐羅皆同胞兄弟視薛之族從不曾過之而徐氏惟
貢登第羅則欽順探花欽德欽忠皆二甲進士而又在
具慶下則尤古今所未有也

永樂甲辰吾邑大塔顏是年文貞公入閣成化乙巳小
塔顏則予入閣夫塔本一邑之鎮顏固非吉兆然諺云
歡喜塔倒且邑是牌形二塔蓋牌之椿杙塔顏則牌行
故有入閣之驗雖然物之成毀有數士之出處有時豈
必相關涉姑志之以俟後之智者訂焉

成化丁酉予鄉雲亭江一巨魚見明年曾彥掇走魁丙
午歲復一巨魚見是秋鄉闈無有荐者惟予入閣壬子
歲復有巨魚見是秋羅欽順發解明年及第魚之巨約四
五十斤游泳時耆鬣俱出水面而多止於予里之城潭
正統中有一侍郎與一都御史同飲適有犬繞卓行左
右叱之侍郎云休叱他在這裏巡按都御史答云你看
他狗也是狼近時都憲侶鍾與通政強珍在南都同飲
強自執壺勸侶酒曰要你飲四鍾答曰你要莫強斟蓋前二公
以職事相戲此二公以名相戲互嘲捷發亦可奇矣

成化間司徒陝西楊鼎一日與司寇福建林聰會坐間
林戲揚曰胡鬼七歲能騎馬蓋揚有鬚子故云須臾揚
答曰癩子三年不似人此又以其刑地而戲謔也

里厚谷易裕穎與子居潛及婦相繼逝遺妻鄭氏寡獨
無所歸所有寸田尺宅皆為姪居松所盜賣鄭氏至老
以凍餒死弘治癸丑夏四月二十四日晚居松之妻蕭氏
為鬼迷誘入嶺後塘中家人便索不能得次早蕭氏兩
手堅扯塘涯樹根以自固得不溺遂扶昇以歸少頃乃
甦道二鬼自言我即居潛夫婦也為爾夫婦蕩我業致
我母死於凍餒今必置汝於死相持至天明始去嗟夫
人死則魂升魄降無形無声無所知也孰意居潛之陰

靈不泯如此哉故具錄之不惟著鬼神之迹抑亦為不肖子弟蕩覆先業不故諸母之養者戒

予休致家居時節喜慶或接賓客訪親友則具冠帶盛服為禮其餘燕居則冠小帽或東坡學士巾而多服曳襪或有請服深衣幅巾者予應之曰昔嘗叨侍

憲宗皇帝觀解於後苑伏觀所御青花紵絲窄簷大帽大紅織金龍紗曳襪寶裝鈎條又侍

孝宗皇帝講讀於青宮早則翼善冠袞綉員領食後則服曳襪玉鈎條而予蒙賜衣內亦有曳襪一件此

時王之制所宜遵也宋司馬溫公好服深衣幅巾日間

邵康節先生曰何不服此康節對曰某為今世之人當服今人之服溫公嘆服杜祁公因門人請服此服則荅曰某一生叨服仕者之服豈敢復竊高士之名門人為之敬羨予今服曳襪不惟遵

時王之制亦且得康節祁公之意非簡褻也

予觀黃山谷先生貶死宜州未嘗不嗟悼感嘆以謂當時小人深文巧詆君子之不幸甚矣然反思蓋之亦山谷好戲侮傲忽人之所致何也谷山嘗與趙挺之同修書每日庖丁請食品挺輒曰來日吃蒸餅山谷竊笑之明日會食擬合四字湊成一字為令挺之首云禾女委

鬼魏次當山谷應声曰来力正整與来日吃蒸餅同声衆
聞之関堂大咲挺之赧然厥後挺之當國山谷以貶過
荊州為太守寫承天寺碑刻適二漕使至太守具饌請
二使往觀寫碑山谷低頭書丹不一顧二使寫畢二使
請願附名於碑尾山谷不谷翩然而起二使慚甚遂摹
碑刻還呈挺之中以幸灾謗國貶死宜州觀此二事山
谷不自覺而不知佐人實難忍豈非以戲侮傲忽之所
哉致是知士君子當以戲傲為戒
成化乙未孟秋時享禮竣大雨雷擊神武衛廳柱門窻
有迹殊未折損少詹事徐時用因言去歲春夏家居時
其邑宜興西溪中有三人駕一舟遭雷擊其一捆縛於
船倉其一頭入甕中其一橫閣於篙杪篙則特豎舟頭
上旁舟人見之皆不敢近船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甕
中者出篙杪者墮始皆甦縛者云其初彷彿聞擊者言
汝改過否諭德謝大韶又言天順戊寅四月中其鄰邑
建昌熊家被雷中堂屋瓦皆如萬馬踏碎全揭大門四
楹置於厨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又一秤鈎於梁上尾
垂擊斗時大韶親造其家及見大門尚豎立厨屋上惟
斗秤則以醮謝後解去熊氏至今不替二事皆異然二
公之言可信盖舟人市利不足道而熊氏之秤斗亦必

損人利己故陰譴宜矣予內兄桃源蕭廷素持其曾祖石泉公洪武間所授硬黃摹印符命一道并繳符謄黃誥命一道示予屬志一言予謹用謄錄符誥二詞於上而志其下以歸之其符命頂中有一符字蓋以丹符出驗四方之寶茲特錄出符誥如左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昔君天下者設官分職以成治功雖秩有大小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無乃賞罰為尊符為信情意交孚所以誠之至也朕倣古制授尔以官給尔以符往盡乃心恪勤乃事給由來覲朕將合為以考爾蹟其敬

之哉

字字一千二百五十五號

蕭安石授廣東鹽課提舉司廣州鹽倉大使

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皇帝制曰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惟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謬者多今爾蕭安石於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給爾以符改任廣東鹽課提舉司廣州鹽倉大使以至身沒於官有司繳符到合爾能律身以廉恪殫

乃事於乎朕揣其職雖微而能始終保全亦何幸焉今特轉符給爾子孫以光先世宜令准此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 日

今制每旦常朝御奉天門其

御座謂之金臺既升座錦衣力士張五繖蓋四團扇聯翻自東西陞升立座後左右而內使一執蓋升立座上
一執武備雜二扇立座後正中蓋武備出兵仗局所供
一柄三及圈以鐵線裹以黃羅袱如扇狀用則以線圈
自落三及出馬所以防不虞也天順間命力士執繖扇
夾立於金水橋南止留座上之繖及夾武備二扇耳而
座上之繖遇風勁時則去之

尹昌隆先生在建文中以直諫謫候官縣令

太宗入正大統之初被譖提至京

廷詰得釋復官累陞中允主事訖被漢庶人呂震之誣
以死蓋亦翫醜狷勁之人故解公對

仁廟之問有昌隆君子而量不弘之語今彭都憲禮著郡
志評責斥過重予以簡請斟酌不知如何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

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閔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
公

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旦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庭之爽不爽失元首之識乎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謂柯與哥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哥潛之識乎弘治十八年狀元顧鼎臣予聞之心怵然竊謂臣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疑時司訓梁弘周聞予言踰

遺詔到弘周曰先生之言信矣豈非鼎成龍駕之識乎因憶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焦顯時予丁內艱起復途間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謂附會之說也

李侑敬夫南樂學訓寄之仲子也喪母既葬遂結茅墓次朝夕居其中食蔬飲水泣血孺慕三年乃復常予嘗往慰勞之且嘉嘆曰古云是父是子非此母不生此子今以侑見之嗚呼信可為士大夫家子弟勸矣故詩以美之腸斷無人復倚門結茅墓下哭聲喧祗懷母氏劬勞德豈覲

君王表異恩宰樹號風悲永夜慈烏反哺伴黃昏從知錫

類天心格繩螫行看子義孫

予嘗訪節義之臣於士夫間吾吉郡判台州吳世溥為予言王原采死節事而未詳因託求其墓志踰數年始得之贛庠教諭姜瑞以來又聞原采以初任武昌時見揚文貞公一二應酬詞章於民家輒稱之曰王佐才也後入官翰林遂以公薦故公德之久而不忘乃寄題其墓而致祭焉墓在廣德州城之西五里許成化丙申贛州守周英封殖表識之蓋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也

瑣綴錄者先

文和公即其平日所見聞而錄之者也正德己巳達以國子簿歸丁先夫人艱公間以示曰此稿勿視為無益之空談他日好為傳之辛未冬不幸至於大故遂陳情乞

恩蒙

賜塋祭謚服闋改推漢陽都憲吳公憲臣以公務至見達進而求是書覽竟命吏錄之中加批證未幾改判嘉興督運至京妻弟內翰王宜學過寓見而索去月餘復曰翰林後進慕斯錄者唯多盍亟板行思當序諸末達心

寔惓惓惜其捐館不獲昇言以蔽予之不孝茲幸歸田
爰命姪朝英繕寫壽梓因識矢所以奔走不暇者以自
訟其泄泄云

嘉靖七年歲次戊子孟秋之吉

不肖達頓首拜書于逢原之保和堂

